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十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乾元二年十一月一日自隴右赴劔南紀行所係

發同谷縣

漢下辨道正始中立廣業郡領白石柴亭後改曰同谷

賢有不默突聖有不暖帶聖賢指孔墨也况我飢

愚人作夫馬能尚安宅愚言自能安居而坐受其弊按唐書甫

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喜

奈何迫物累奈何迫物累

一歲四行役甫奈何於口體之累一歲之中凡四行役予求之

去色境直中切心變貌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

回首虎崖石虎崖石

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握手淚再滴

交情無舊深交情無舊深

老多慘感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道迹

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翻林鳥尚得休

想鳳凰村在成州東南季友携童稚童一

辛苦近蜀門蜀門

首路栗亭西讀去古謂命車向西行也尚

南登木皮嶺險難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

之暄遠岫爭輔佐安得山不知君臣之義而叛也千巖自崩

木皮嶺在夔州賈耽皇華

回首栗亭西讀去古謂命車向西行也尚

南登木皮嶺險難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

奔喻千官奔走以趨王事者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喻

山借稱帝號也後漢張昶華山碑山莫草於嵩澤莫盛於嶺仰干塞大明干一作看國志曰以喻

君道也仰塞大明言祿山自高俯入裂厚坤言郡縣之地為再

聞虎豹闐謂山之深僻可畏也劉安屢踟風水昏險阻難

行也高有廢閣道謂棧道也摧折如短轅加一下有冬青林

冬青木名細冬不凋今所在有之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

繁潤聚金碧氣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影碧維倏忽而曜儀清無沙土痕此

存豈必命玄圃皆神仙所居成郡府因玄宗巡幸之後改曰西京故甫目擊玄圃

出泉溫和无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對此欲何適

默傷垂老奄甫傷年老无所歸往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言陸路險阻可畏遂避之而渡江也壯子等生一渡

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差初加切差杳窅入雲漢杳一

馬向北嘶不忘故鄉也古詩云胡馬嘶北風山猿飲相喚言猿尚求侶甫與

之也元康地記猿去猴水清石礚礚礚落猥切古詩水清沙

白灘漫漫讀去声沈休文迥然洗愁辛迥一作多病一踈

散高壁抵欽釜音欽釜音吟張衡思玄洪濤越凌亂臨

風獨回首攬纒足復三勤甫遭亂離故志於羈旅奔走具以有

於再二谷嗟傷不得其志也

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水行難息千里不比山行程期有

微月沒已久崖側路何難大江動我前動一作當洶若滇

渤寬篙師暗理楫篙如勞切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

滑風急手足寒急一作入舟已千夢陟巘仍萬盤舟既

回眺積水外一作石始知眾星乾音

遠遊令人瘦古詩思君令人瘦衰

疾慙加餐陸行一上一下升降因頓首不強飯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上出一微徑緣秋毫一作徑微上秋毫棧雲

闖干峻言棧閣之高勢凌梯石結構牢萬壑歌踈林林一作

積陰帶奔濤積陰謂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音物

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魏武帝苦寒行行行浮生有定

分几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一作亦謂

五盤

五盤雖云險謂棧道盤曲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道

俯映江木踈地僻無網罟言可避水清至多魚家語

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

巨猾何時除謂安髮緒尚故鄉有弟妹流落隨立墟成

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陶淵明詩吾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按地理志施州清江郡春色巴國

浩浩自太古浩人皆讀危途中縈盤一作危途仰

望垂線縷喻閣道滑石歌誰鑿諸葛亮相蜀鑿石浮梁

帝置甯州尋發置清江郡唐為施州領清江縣清長風駕高浪

水自龍門鎮而下兩傍山壁立无一尺平地

閣道

裊相柱誅縷切謂以木為橋梁也方言造日眩墮雜花頭

風吹過雨一作過飛雨滑石之激浮梁之衰百年不敢料一

墜那得取言經此險惟恐其墜不飽聞經瞿塘在夔州足

見度大使在夔州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計其所切

之曠大吏之嶺金為險不若此閣道為險之至甫至此恐懼若屈指數險阻之處當從此始也

石櫃閣

季冬白日長一作冬季山晚半天赤謂反蜀道多旱花

江間饒奇石江文通詩嶼山多石櫃曾波上曾與層同謂

彼之上傍有臨虛湯高壁清輝回羣鷗謝靈運詩山暝色

帶遠客謝靈運詩林羈栖負幽意感歎向絕迹信其孱

懦鷺謝靈運詩林不獨凍餒迫甫感此絕異之迹傷為妻

優片謝康樂謝靈運襲封東樂公與何長喻放浪陶彭澤

吾衰未自由由一作安謝爾性有適頗有一休

所謝靈運陶元亮優游放浪无所繫帶今市未能自由此於二子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桔栢渡

州桔栢津則知桔栢屬利州也王洙云桔栢乃文州嘉

陵二江合流處也余按地理志文州古氏羌之境漢開

西南夷置陰平道蜀後主建興七年諸葛亮定之

之鍾會伐蜀姜夷來請備陰平橋頭即此渡也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青冥高遠之貌言嘉陵二江合竿

濕煙漠漠一作竹竿江水風蕭蕭戰國策荆軻歌曰連窠

動嫋娜側格切乃子切奴可切梁益記征衣颯飄颻

急流鴉鷁散博抱切五歷切水鳥或謂鴉絕岸鼉鼉

驕或謂鼉鼉喻橋梁也西轅自茲異謂整轅西東逝不可

要要與數同謂東行可高通荆門路謂荆門軍東西之路自此

西海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北岸濶會滄海潮孤光隱

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

顧眙遊子恨寂寥無以洗心曾謂无物可前登但山以寫憂也

椒登一作路高四墮山脊九阜才也釋名山頂曰冢亦

劍門

山亦名大劍山有姜維拒鐘會故壘有劍閣即張

載作銘所蜀都賦緣以劍閣刃端明注劍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故以門名皆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蜀之險蜀王之先從開明上到垂堂積三力四千歲至秦惠王時始与中国通李特送流人全劍門箕踞四顧大息曰劉禪有此形勢而束手於人乎遂屠割據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即古劍閣首相蜀謂之閣道柳宗元銘并終坤垠峙惟外匣界山為

惟有天設險

易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立劍門天下壯

連山抱西南石角在北向

此言也

兩崖崇墉倚

言古有一山

刻畫城郭狀

謂城郭依山以一夫怒臨關

才口傍

莫向張孟湯劍閣銘一人守隘乃夫珠玉走中

岷峨氣悽愴

謂岷峨山在成都之西南路三王

五帝前雞犬各相放後王尚柔適

能迹職貢道已

喪蜀舊為西蠻之地自二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國未嘗

奉中國然職貢而太古淳朴之大道已喪矣方秦之鑿一至今

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國于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

吾將罪負辜

莊子齊物篇若有真意欲鏗疊

障謂公孫述劉意欲鏗疊

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偶後有為割據之禍者是以愴風

鹿頭山唐地理志鹿頭山在漢州德陽縣南陔成都

振而默為國

鹿頭山

唐地理志鹿頭山在漢州德陽縣南陔成都

鹿頭
為名

鹿頭何亭亭高貌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

里豁甫望成都如飢渴之欲飲食及至鹿頭山已斷絕下遊子

出京華一作咸京遊劍門不可越張孟陽劍閣銘惟蜀之門

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甫自京華至秦亭自秦亭來

若恐中途委棄不謂能越劍門之險以及于此得遇平闊而喜也殊方昔三分霸氣曾聞發

劍備據此一方以建霸王之業謂肅宗中與天下天下今一家謂肅宗中與天下

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雲端失雙闕雙闕謂天子之宮也以天下為一家

見或曰雲端象有以劍門之險果何用哉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元即元

貌有文令人傷文一作才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有文

曹其何處埋爾骨左氏傳吳公葬魯也紆餘脂膏地紆餘餘遠貌言

也紆餘餘遠貌言杖鉞非謂此也出嘉陵之北負持杖鉞氣狹助

此冀公柱石姿與公乃僕射與西公裴見也論道邦家活

周官茲維二斯人亦何幸公鎮餘歲月是時以公以三公

公論道經邦石之才尹鎮此邦已餘歲月矣乃成都之深幸甫喜遇之故有斯人

亦何幸之句或謂與公為尹尚有歲月之期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

可以見子美初來成都非為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成都府劍南西路蜀州也

翳翳桑榆日桑榆謂東京也桑榆乃柔肥之木喻老年將衰朽

日暮行來歸也陶潛歸去來詩景翳翳以將入顯延年秋胡詩照我征衣裳日薄桑榆而其光翳以止足照我衣

居西內也阮嗣宗詠懷詩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成都

灼灼西顏日餘光照我衣西故云一方古但逢新人民言非故國也曹植詩不

詩各在天一方見耆舊耆相觀新少年未卜見故鄉

城填華屋曹去曾同大江從東來遊子去日長去日黃魯言曾

冬樹木蒼

言地煖草木不凋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十一月一日發同谷赴劍南至是月乃抵成都也

喧然

名都會

前漢地理志此一都會也

吹簫聞笙篴

夫大言其俗樂也

無與適

此邦信美矣因申自恨无所歸往也王粲登樓賦金台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少留

側身望川

梁

冀州之舊有所以利濟也沈思純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鮑照登樓車嶼詩四望極川梁

鳥雀夜各歸

中原杳茫茫

鳥雀夜各歸於巢而用杳不得歸中原傷已身之不如也

初月出不

高

喻自宗初即帝位也

衆星尚爭光

喻史思明之徒尚與天子抗衡也

我何苦哀傷

自古賢聖之不遇如孔子孟子之流託迹侯國所不能免况庸乎此乃自寬之辭時裝冕尹成都

是以卜君於浣花里也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西郊

時出碧雞坊

梁益州記成都之坊百有二十四日碧雞坊按前漢王褒傳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又後漢南蠻傳越雋郡青蛉縣有碧雞

西

交作草堂

裴君鎮成都為南卜築草堂於西郭宗亦溪上

市橋官柳細

後漢公孫沐傳沐寡敢死

士五千即延岑於市橋擊破其漢注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七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成都記市橋水中

有石犀華陽國志石牛明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也蜀元水經注益州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寰宇記市橋在益州之西漢舊州在橋南因

名江路野梅香

市橋江路皆草堂所經之地也

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

囊

檢或作咸非是無人覺來往

或又作與踈懶意何長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

崔公將自吏部而謂荆州司馬崔必好飲故以醉為戲之

謫官樽俎

定常開

官一作居

九江日落醒何處

九江在潯陽郡按荆

若漢谷可以監鴈在益州建寧滿江縣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南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上洛水合東北至巴

郡與涪水合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合水合至江夏與西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

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潯陽記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麻江五曰跋江六曰餘江七曰稟江八曰撰江九曰齒江

漢武帝至九江郡與一柱觀頭眠幾回

一柱觀在荆州按

王義慶代江表書
一 惟有一柱眾梁共之梁劉孝綽曰律寄劉可憐懷抱向人盡
之詩云經過一柱翻出入二休臺是也
懷以相 欲問平安無使來 故憑錦水將双淚好向
瞿塘灩澦堆 公所居院花溪亦曰濯錦江也荆州記灩澦如馬
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蓋舟人以為水則

卜居

乾元二年歲在己亥冬暮南至成都明年改元上元歲
坎庚子公年四十九分南節度使右揆冀國公裴冕為
卜成都西郭浣花溪後作草堂以居焉詩所謂主人謂裴
黃公或以主人公為敬武非也草堂在江上錦官城西五
里橋左浣花溪前按集有寄題山外草堂云然營上元始斷手室應二年是也

浣花流水水西頭 主人為卜林塘幽 題注見已

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青嶂齊上

下 雙鷄鵝對沉浮 鷄鵝水鳥毛有五

東行萬里堪乘興 蜀有方里橋在浣花溪東

須向山陰上小舟 山陰縣名語林王子猷
始矣因是得名也 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乘興而行經道至至造門
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乃一隨風潜入夜潤物細

無聲 黃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然飄風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

錦官城 蜀城人以江山明媚錯雜如綺故呼為錦官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 孫權傳春水方 門前小灘渾欲平

鷓鴣鵝鵝鵝 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鷓鴣鵝鵝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 禁當蜀之俗語

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離傍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不覓南隣愛酒伴

稠花亂蕊裏江濱裏一作裏行步艱危實怕春實一作實詩

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言世田春色之盛惟詩與酒尚可以驅役未須料

理白頭人甫自謂也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谷春光知有

處應須美酒送生涯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東望少城張儀所築左思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墨所舍商賈之淵例該百里

酒開金盞蓋一作鑿揚雄傳贊雄家貧嗜酒人希喚取佳人無

繡筵少城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

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嬾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

主可愛深紅映淺紅映一作映

黃四娘家花滿蹊蹊一作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

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愛一作有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

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葉一作葉

江頭五詠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都念切下也細葉帶浮毛踈花披

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隋蘭麝中休懷粉

身念言丁香結實則墮上於瀾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顧惟之詩麗春絕衆卉少須顏色好
多謾枝條賸賸與剩同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
此重一作希如可貴重却怕有人知

梔子本草云梔子一名木丹陶隱居云梔子剪花六出剖房七道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和
紅取風霜實名山志樓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也青看
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謝宣城詩有美堂田皆樹霜露未能移思

照水綠君家無曲池梁簡文帝詩云素花偏可愛的的半臨池

鷓鴣前注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
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堦前一作庭前羽毛知獨立黑白
太分明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霜汝在作意
莫先鳴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以白茅覆屋也綠江路熟俯青郊橙林礙
日吟風葉歷攷諸韻皆無橙字惟蜀中多此木詢之蜀人相傳以為立宜切按王荆公絕句所謂濯錦江邊木有橙

者與移字同押則知立宜切為是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橙木易成而可新美蔭而不害按集公有懸何少府不見橙木其詩云飽聞橙木二
年大與致溪邊
十畝陰是也
籠竹和煙滴露梢籠力鍾切蜀有竹名鐘籠暫止飛鳥
將數子歌曰鳥生八九子端坐素氏桂樹間頻來語燕定新

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惰無心作解嘲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傳童與用

蜀相諸葛武侯朝在錦城西南漢晉春秋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不傳亮躬耕

隴畝好為梁甫吟先生屯新野徐庶謂先生曰諸葛孔明
明川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生遂詣亮三往乃
見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册亮為丞相錄尚書事
先主於永安疾篤召亮屬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
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二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
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言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勅後
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二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
五年率諸軍北伐漢中臨發上表曰先帝不以臣卑鄙
三顧臣於草庐之中詔臣以天下之計十二年春亮悉
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
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卒于軍二退
司馬宣王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魏鎮西將軍鍾會
至漢川祭亮廟令軍士不得
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趙清獻公玉壘記曰武侯祠古柏孔明手植按集公有詩云君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此正所謂柏

木林也華陽國志成都西城故錦官錦工織錦濯江中乃鮮明他江不如蜀之錦江魚延能鮮明錦絲蓋濯錦以魚浣布以灰故公詩用

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錦官猶地志州縣監官鐵官橋官一曰蜀城江山明媚錯華如錦曰錦城一曰錦織人貢曰錦官城

映塔碧草自春色

江文通別賦春草碧

隔葉黃鸝空好音

空一作多此皆傷其人之不見也

三顧頻繁天下計

趙亮表頻繁省闕此達詩楊園流好音

兩朝開濟老臣心

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曰後主也亮表云與復漢室還子舊都此臣所以報先主而

出師未捷身先死

捷一作戰

長使英雄淚滿襟

諸葛制八陣圖破合一天下未及出師一戰而死故英雄之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

謂有肺疾也 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

詩賓之河之干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有客

患氣經時久

謂有肺疾也 臨江卜宅新

謂結草堂以枕花溪也 喧卑方避俗

古詩宣卑厭俗居 踈快須臾人

葛巾

諸葛亮葛巾羽扇指麾三軍 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言疏不為客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

謂結草堂于浣花溪上九塵俗之氣也

圓荷浮小

葉細麥落輕花

一作落一作葉

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

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晉葛洪傳洪自稚川從祖玄吳時李道得仙号曰葛仙翁其鍊丹秘術悉得真法以年老欲鍊丹砂以則假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供資高不許之供曰非欲為榮以其有丹耳帝遂從之

梅雨

江南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

京犀浦道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以蜀郡為南京犀浦乃成都屬邑成都記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壓水

四月孰黃梅

周處風土記夏至兩名黃梅雨沾衣服皆黧黷

淇淇長江去

淇淇長江去

真真細雨來

其詩原九章雷填二兮雨真二

茅茨踈易濕

謂以茅茨覆屋也 雲霧密難開竟日抄

龍喜

蛟龍以水漲故喜也廣雅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如生子如三斛能吞人龍屬也

盤渦與岸迴

烏木切盤渦乃水之蟠聚而迴流者故與岸迴旋也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

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二上有市

風俗通云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也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廝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廝舍在內貴人也

地僻嬾衣裳擗柳枝枝弱

批把

樹樹香

此詩樂田舍在清江

鷓鴣西日照曬翅滿魚梁

江漲

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尔雅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紫小楫

容易拔船頭

一作按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

清江指浣花溪也

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

來堂上燕

一作歸

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碁局

為一作成東晉李秀四維賦四維盛者南對擊侯所造也畫紙為局碁木為碁

稚子敲針作釣鈎

此南

村之居得与老妻稚子適情平碁釣以自樂其清幽形之詩皆寓意於草木鳥獸之類不必別為曲說以肆穿鑿也按集公有進艇詩二

畫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亦江鄉之樂也東方朔七諫扁以直針而為鈎又魚之能得多病所須

惟藥物

一作但有故人共藥物

微軀此外更何求

作无

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石犀行

成都記石犀在李太守廟內蜀王本紀江水為
善屬守水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
市橋二枚在淵中以厭水精因各曰石犀里劉欣明交
州記犀其毛如豕鬣有三甲頸如馬有二角鼻上角短
額上頭
上角長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二犀當作五犀
流傳之誤也或

謂南止言二犀且據所見平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
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縣值元水經
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水又自前
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自銜郵作三石人立水中占
江神要水竭不至足
盛不至有迄今家福

自古雖有厭勝法

壹涉切漢高帝紀注
諫何初立未央宮以厭

天生江水向東流

蜀人矜誇一千
數歌漢水向東流

載之溢不近張儀樓

蜀高經張儀築少城在大城西成都記
張儀樓在城南高一百尺南史始因王

今年灌口損戶口

灌口一作灌注家字記前
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牛

與蔡仲能登張儀
樓商略前言往行

此事或恐為神蓋

李冰
列石

祠祠西有李冰廟李膺益州記清水
路西十里灌口古所謂天彭關也
犀以厭水精立石人與江神約以厭其利以厭勝之術然此術雖古
術之亦不可謂之正道水乘入海乃不至於溢李尋謂王道正則百
川理皆向石犀能使水循理耶蜀人誇此事傳於千載之下謂水果
不能近張儀之樓以水與江神要世其言有徵何為今年灌口之災
復至於戶口耗損以為神蓋此必
不然之謂也書武成无作神羞

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入

終藉隄防出眾力
終藉一

謀嗟爾三犀不經濟

自當

缺訛只與長江逝

然先王
於旱乾

之時必具工作為隄防以御其溢此正道也彼石犀之
說詭怪不經果不足為語人事之修其缺不足信矣
但見元氣

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

側界切謂一元之氣唯在守相
得其人而調和變理之則自无供

安得壯士提天綱

甫欲得壯士提振綱紀自然
水十五以治犀之怪誕可押解

再平水土犀奔茫

水十五以治犀之怪誕可押解

備之災矣晉李華海賦昔在帝妣巨唐之代
天綱倏僑為彫為祭供禱闡汗力里无際
梁沈約詩安得
壯士駐奔義

石筍行

蜀高經石筍街乃大素寺之遺址殿宇樓臺成
以珠寶飾之為一代之勝槩後遭兵火而廢或

道不敢論乱于有道之世矣玄宗時用李林甫韓國忠為
政致有滔天之禍其亦石犀之擅虛名者乎甫託意默之

道不敢論乱于有道之世矣玄宗時用李林甫韓國忠為
政致有滔天之禍其亦石犀之擅虛名者乎甫託意默之

遇夏秋霖雨里人備拾玉珠異物前蜀丞相諸葛亮命
撫之傳觀方驗側隱其家有篆字曰蚕叢氏啓國誓蜀
之碑以二石柱橫理便接鐵其中歷代故不可毀復鐫
四字曰蜀歌觸觸時人莫能曉惟孔明默悟斯旨令左
右瑤之後主李雄召丞相范賢詰其所司再瑤而詳之賢
議曰然顧字四其理各有所主亥子歲獨字可記主其
水災災中酉歲觸字可記主其飢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
其火災中酉歲觸字可記主其稼穡充益民物富瞻悉以
年事推之應驗符響又云蜀之城壘方隅不正以景則
之石笋於南北為定燕所偏斜按石笋在衙西門外僅
百五十步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極
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南笋
蓋公孫述時折
故長不銀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

一作街衢

庭石笋記成都子城西曰與義門金谷坊有通衢幾百五
十步有石笋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圍八九尺餘見題注

傳是海眼

一作來苔蘚蝕盡波濤痕

往往往陷作十穴泓水湛然以竹側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
愈投而愈尤窮凡三五日忽不見嘉祐春午車碾地忽陷亦側而
不能達父老云見此要矣此亦其異者固有海眼之說華陽風俗謂
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邦之植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溢

方之人有來觀雨多往往得慧必慧

按張揖廣雅慧必慧碧珠也蜀
都故事石笋真珠寶基也昔

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素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碧寶賀之為廉
後摧毀墮地今有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寶金翠
異物成都託石笋及林亭沙石之地雨過必此事恍惚難明論

恐是昔時卿相墓

立石為表今仍存

石高丈餘重千鈞為墓誌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

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

來未識猶駁奔

詩駁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

見本根

成都父老相傳天以是石笋鎮海眼每遇雨過往往有小
珠或青或黃人多得之上有苔紋埋翳兼為波濤所留之

痕甫意謂此石必具古者卿相墓前表識後世安加綠飾謂為海眼
以蒙蔽愚俗譬若小臣佞媚天子蔽顯聖德遂使政化錯謬失國家
之大軀而已晏然如高位受天子厚寵安顧朝廷之傾危乎此詩譏
祿山國忠以微賤小臣蒙蔽玄宗致有天生末年之禍然其誣詞
語君子所當發察石笋之擅虛名後世不審其由駁奔以祭之謂有
神靈以厭水災儻非杜甫高識明其不然欲得壯士擲天外使人
見其本相不至疑惑幾何不誦亂天下如祿山國忠之所為乎向
俾玄宗有杜甫之先見斥逐一人殺之遠裔則天室之禍庶其息

矣或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是時李輔國以內小臣而連結張
也肅宗信任之擅權之迹甚彰故甫因賦石笋而譏李輔國也

杜鵑行

哀而吻有血古人云春至則鳥鳴其初聲者則
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與農事成
都記杜宇亦曰杜宇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
農治郫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宇時荆人鼈令
死其尸於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
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曹洪水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
大功德望帝因其位禪之號開明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
尚始去帝號復稱王又曰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
鵑亦曰子規又云宇禪位於開明升西山隱焉時蜀三
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按蜀記昔有姓杜名宇
號望帝宇死俗傳化為子規鳥一名鵑蜀人聞子規鳥
皆曰望帝宇死俗傳化為子規鳥一名鵑蜀人聞子規鳥
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

時祿山反陷西
京明皇西幸幸

蜀既失帝位奈何又弃骨肉而孤萬他邦異時諸王公主
皆為賊所翦滅豈非杜鵑化而似老烏之比乎餘見題注 寄巢生

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

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

月五月偏號呼平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

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

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

殿羣臣趨詳觀此詩蓋為明皇感歎者也杜鵑蜀帝也國亡身死
然而化為杜鵑鳥每生子寄居百鳥之巢百鳥之為哺

飼其子常以四五五月悲鳴流血染山花其色殷紅號為杜鵑花然其
聲哀怨者豈非若訴國亡而身摧殘變而為禽耶記言肅宗即位靈
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乃用李輔國謀遷之于西內由是明皇悒悒
不得意而崩其亦不免於怨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讀者可致思焉
然甫之此篇蓋亦原於鮑照行路難有曰愁思鬱而至跨馬出北門
峯頭四顧望但見松栢荆棘鬱鬱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
帝魂聲音哀苦嗚不息毛羽憔悴似人髮飛走樹間逐蟲蟻豈
憶往時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是也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前今年開州殺刺史

鮑欽止云崔
寧傳所書山

賊也前年渝州殺刺史謂段子璋臨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
道之反有乘亂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師古云步
將吳隣殺渝州刺史刻十以反杜鵑漸計平之又高卒程封
殺開州刺史肅宗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二說不同並兩存之 君妻血

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兩川盜賊乘隙而起虎狼喻盜賊也劇甚也甫疾其

亡上下之分以為甚於豺狼是以有吳楚之遊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屬

自說二女鬻臂時史記吳起與毋鬻臂而別世說趙飛燕姊

迴頭却向秦雲哭秦雲一作青雲一作雲

毀前兵馬雖驍雄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屬

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

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吐谷渾西羌之種也毀前兵馬乃王

擣時天子命陸壘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恣

虐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羌渾百姓怨之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

毀前之兵搖動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弔民伐罪者乎

昔年有狂客賀知章字季真吳越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號爾謫仙人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筆落驚風雨驚一作驚

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知章言白於

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帝嘗召

龍舟移棹晚明皇泛舟于白蓮池

獸錦奪袍新獸錦謂錦織成

白日來深殿李陽冰草堂集序天寶中詔徵

青雲滿後塵言士大夫多居其

遇我宿心親甫與白有夙

未負幽棲志言欲

兼全寵辱身初蒙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

夜言白昔與南同遊梁也時與適遊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按

行歌泗水濱言白昔與南同遊山東也才高心不展言其才大道言其才大

屈善無隣言其道不遇也處士禰衡俊言白之後似禰衡也衡傳黃祖長子射時大會

諸生原憲貧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意以謗何頻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稻梁求未足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五嶺炎蒸地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三危放逐臣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幾年遭鵬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鳥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獨泣向麒麟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蘇武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先還漢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黃公豈事秦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楚筵辭醴日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已用當時法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誰將此義陳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老吟秋月下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病起暮江濱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莫怪恩波隔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乘槎與問津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狂夫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萬里橋西一草堂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風含翠篠娟娟靜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雨裏紅蕖冉冉香言白之貧如原憲也

色淒涼欲填溝壑唯踈放言失其所也自笑狂夫老更狂

甫之見奔於朝廷以踈狂故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至德二年以蜀郡為南京北望傷神坐北窻或

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

逐並蒂芙蓉本自雙物理好偶出乎自然茗飲蔗漿携

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彭城王魏徽謂王肅曰明日顧我為君設邾莒之食

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宋玉招魂濡鬢炮羊有蔗漿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一作邊野柴門不正逐江開漁

人網集澄江下潭即百賈客船隨返照來照昔古返長

路關心悲劍閣甫思念來去之路劍閣棧道險阻之難行片雲

何事旁琴臺事一作行雲幾如雲南言蹤跡无定如

郡東郡治濮陽村預曰古衛地城闕秋生畫角哀至德二年升

成都為南京

故公自注得稱城闕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京洛言長安與洛陽也賦客指

班張也長安則班固所謂西都張衡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所謂東都張衡所謂東京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於作賦客而

已昔山濤與阮籍為神交而不涉形跡以神交而已班固通幽賦竟焚焚與神交弓精誠發於宵寐力盡望鄉臺

言思鄉之甚也成都記有望鄉臺其階蜀王秀所築益州記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衰疾江邊卧親

明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霏襟血梳頭滿面絲

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作期一

北鄰

明府豈辭滿

明府甫蓋有所指也郡所居曰府明者嚴明之稱

卒謂之明府謝靈運還舊園詩辭滿豈多秩游病不待年

藏身方告勞

言乞養閑也

青錢

買野竹

趙使云言錢買人

白憤岸江臯

岸憤謂願其巾也

愛酒晉山簡

此以山簡美其府之嗜酒也晉山簡字季倫壽之

能詩何水曹

此以何遜美其府之善詩也梁何遜字仲言沈約愛其文謂遜

步徠到蓬蒿

蓬蒿蓬蒿人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時來訪老疾

錦里先生烏角巾

國收芋栗不全貧

慣看賓客

南鄰

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

言志

秋水纔深四五尺

纔

野艇恰受兩三人

般別本作艇與艇堅作艇音平声方言艇小舟也

白沙翠竹

江山暮

山村一作村相送柴門月色新

一作相對離南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樹小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

謂也殘罇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

追隨

數色前切屢也此所追隨者豈非前詩所謂錦里先生者乎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

作三胡騎長驅五六年

一作六七年公因避亂入蜀也

草木變衰行劍外

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兵戈阻絕老

江邊思家步月青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

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同徒乃李光弼幽燕安史巢穴之乾元二年十月李光弼及史思明

載于何陽上元元年六月李光弼及思
明戰于懷州敗之乘勝席卷幽燕也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百萬傳深入塞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望李光弼之謀也光弼為懷州司狝
近收河北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

并州太原也乾元中李光弼徙回
陽王忠烈行爲河東節度使是時

遷兵部尚書其後加司空則八哀詩稱之
以司空守公其也上元二年思烈以薨

幾時通薊北

謂平安
史之亂

也當日報關西

謂長安
以西也

戀闕丹心破露衣

皓首啼老

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岳原有
招魂篇

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鮑欽正云段子即廣州段功曹也
楊五長史蓋自桂州廣段子從之

五嶺皆炎熱

前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成顏語古曰西自衡山
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標名則有五嶺焉

宜人獨桂林

史記
秦紀

陸德明南嶺謂曰大庾嶺桂陽田猶九嶷
都隴嶺臨賀嶺始安越嶺桂嶺五嶺
始是略地爲桂林郡章昭注今鬱林是也後漢志鬱林郡本秦桂林
郡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貴州東注以樹成林言其大也貢禹即今之
南海番禺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
從嶺以南降海尽有桂樹推柳象州最多
嶺去長安万里昔范蔚宗與陸凱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詎長安
與蔚宗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
口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是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爲邦復好音

言邦人稱
羨之也詩

我好音江邊送孫楚

此指言段子也晉孫楚嘗爲驃
騎將軍石苞參軍故以比之也

遠附白

頭吟

古樂府有白頭吟篇言人相交不能終多喜新而厭故也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卓文君作白頭吟以白絕

其後遂
入樂府

逢唐興劉主簿弟

唐志唐興
屬台州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改天寶至十四載安祿山反甫自開元末與劉
分手別後絕無書札來往此日雖獲相見奈兵馬紛擾未安所止也
時祿山陷兩京唯
蜀偏遠獨無恙也

劍外官人冷

言主簿之任於劍南爲冷落之
官也唐劍南道者禹貢梁州之

或謂其自蜀而南分關中驛使踈言關中驛使往來之罕而無書信也春秋元命苞曰

關中驛使踈言關中驛使往來之罕而無書信也春秋元命苞曰

都金之也故也

○暫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四首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時牧蜀

王侍郎乃士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輞川裴迪從之游輞川則裴迪乃從縉劾外縉班春蜀州蓋在高適之後按王維文集卷中裴十秀才迪是也詩與縉集卷中裴十秀才迪是也詩題注

何限倚山木限一作浪言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

影渡寒塘風物悲遊子宋王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登臨

憶侍郎隋湯帝於此尚書曹置六侍老夫貪佛日佛一作

隨意宿僧房古詩貪佛不如貪僧金光明經佛曰大非發一切

云佛曰清淨無足莊嚴佛曰輝耀放于光明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鍾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

斂返照夕陽也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闌寂闌古鷄

故繼靜也易闌其闌其無人住闌寂也故人相見未從容從容疑知君苦思

緣詩瘦思夫太向交游萬事慵李白有戲贈甫詩僧問年來何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世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臨

南太史公傳太史公留滯周南神僊方有數以王喬有神

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張協賦老馬偏其羸秣應鳥愁怕

苦籠王祥詩鸚鵡怕苦籠看君用高義取與萬人同甫自謂飄蕩旅寓如病鸚

比王明府也

之里旅愁應之怕龍睚明府之高義
有以青顧我也高出乎万人之上矣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甲子記時節也言西南冬來占薄寒江雲何

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行李使者也李與理通按

舍鄭以為京道主行李之性來其其因多杜預注行李使人襄公八年傳亦不使一介行李早寡君杜預注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昭十二年傳行李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行李使人通行聘問者蓋

李理字雖異而義通用故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后土而辨於此方

故使為李又曰冬李也注李樹窮愁豈自寬豈一作有用意望

官也乃知古昔以李為理明矣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蓋時值久雨以

寄賀蘭二銘息

朝野歡娛後張景陽詠史詩昔在乾坤震蕩中明皇時承

用蕃將以邀邊功遂致祿山震蕩天下也相隨萬里日摠作白頭翁曹丕書已成

耳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異域他鄉也

異飲啄幾回同古詩與君俱

建都十二韻

按唐新書尉宗紀上元元年九月壬寅

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又按唐

舊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以荆州為南都州曰江陵

府官吏制置同京兆是時

南在成都故作是詩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

謂雲臺諸公建議設都不知時措之宜黃屋乃天子車上蓋不敢以

天子故以黃屋言之然胡馬紛亂天下蒼生未蘇於此時又勞民動

衆以建荆州為建都分魏闕下詔闕荆門恐失東人望

東人言白荆州以東兵革未息不務拯其難是失其如西極存

東人之望也或謂東人指河南府之東都非是

西極指荆州雖獨存此果何濟天下大計乎或

謂西極指鳳翔府之西都亦非也時明皇在蜀

時危當雪恥雪

雪也計大豈輕論南議建都之議無益而空設耳按肅宗以

國取也雖倚三階正謂肅宗即位三階不為不正矣

從之於是荆州號

江陵以譚為且

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太平 終愁萬國翻

時二階雖正然祿山思明之黨未滅是禍根 牽裾恨不死

萬戶官實河而時使蝗民饑不可叫曰陛下安得不與臣議帝不答起

而引其隨 漏網辱殊恩 南言房瑄不宜廢肅宗怒欲終罪用以

志網漏吞舟之魚 永負漢庭哭 其策者是永負于帝也賈誼

傳誼上疏論政事曰切 遙憐湘水魂 言屈原見譏於楚沉湘水

是以無由諫於帝也按并韓騷經序屈原與楚同姓仁於懷王為

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乃作離騷

以諷諫其子襄王復用譖言迂原於 窮冬客劍外隨事有田

園 兩客居蜀無有田 風斷青蒲節 言衰老如蒲 霜埋翠竹根

言自守如竹 衣裳空穰穰 關輔久昏昏 遠一作

有不變也 有三輔左扶風右馮翊去京非皆言言 願在長安日

賊紛擾衣冠之士雖多皆不濟其危難也 願在長安日 願在長安日

劉昭幼童傳晉元帝鎮揚州時中原喪亂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路

下消息因問明皇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時明皇幼而聰穎答曰不

聞人從日遠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集羣臣問之 光暉

明帝又以為日近日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又載晉書本紀 光暉

照北原 其原言太原何北之地未定願天子回光有以察 光暉

徐九少尹見過 無徒建都以為勞也 持之人而為南遷之計也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 吾以少尹為行軍長史布交

新徒有喜 言交情愈久 禮厚媿無才賞靜憐雲竹忘

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藥欲發照江梅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 公指成都華陽兩縣謂之赤縣神州赤縣乃

軟求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 作夜 杜陵野老

骨欲折南山且苗早荒穢 後耳熱附生而呼其詩曰田彼南

瓜地新凍裂 蕭河傳乃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為種瓜

青門 山無穢不治種一頃且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高貴何時

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平明理荒蕪帶月荷鋤歸

地通列張甫卷上 鄉里兒童項領成 項領成言其長成也

之次身復何望焉 朝廷故舊禮數絕 自然棄擲與時異况乃踈頑臨事

拙 甫疾後生晚進強項不遜以公甫蓋視朝廷禮數之踈 飢卧動即

向一旬弊裘何止連百結 昔董京感衣 君不見空墻日

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無聲吞聲也

詩鼠無泣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